

“你必須改，你不改，你就不要回這個家！”

吳昕扔下電話，覺得自己努力奮鬥的一切都沒有希望了。

這幾年，她不少姊妹的孩子都結了婚，有的早早就抱上了孫子，逢年過節，一大家子人團團圓圓好不熱鬧，唯獨自己年近而立的兒子小新，交了兩個女朋友，一個都不往家裡帶。吳昕也不是沒給兒子下過“死命令”，每次小新都答應得很爽快：“媽，等我到了30歲，一定給你一個交代。”

然而，等到這個“交代”來了，吳昕卻傻眼了，在她看來，自己“所有的等待和期盼都沒了”。

在電話裡，剛滿30歲的兒子說：“媽，我是同性戀，我不會和女孩子結婚的。”

吳昕生了一個姊妹眾多的家庭，丈夫是一個長途車司機，退休後賦閒在家。這麼多年，兩人一直聚少離多，撫養兒子、照顧年邁的父母，夫妻倆還得為兒子結婚做準備——小新工作在上海，要拼出一套首付並非易事。

“怎麼了？和兒子吵架了？”

“沒……沒有。”面對丈夫的關切，吳昕拙劣地掩飾著內心的波動。

丈夫看沒問出什麼，就又扭頭看電視去了。之前吳昕也和丈夫討論過，讓他多催促下孩子，每次都是丈夫反過來勸吳昕：“孩子的事，就順其自然吧。”

“順其自然，順其自然，看看兒子現在都成什麼樣子了！”想到丈夫對兒子的終身大事並不上心，吳昕心裡就窩火，也沒打算把兒子的事告訴丈夫。不論兒子是在外面的花花世界裡學壞了，還是因為好奇才去嘗試，無論如何，她都斷然不accept自己的兒子是同性戀。

她要等，一直等到兒子“改”過來為止。

2012年的11月的一個夜晚，何雲穩穩地握住手機，振鈴聲響，她極力控制自己略微顫抖的聲音：“你……為什麼不早點告訴媽媽？”

看似質難的語氣從何雲口中說出，千里之外的何安如釋重負。

從這一句話開始，母子之間才算真正重新認識並接納了彼此，而4個月前的何雲，儼然是另一副光景。

何雲生在貴州的一個知識份子家庭，作為經歷過上山下鄉的一代知青，穩定的生活對於她有著致命的誘惑力，恢復工作以後，何雲憑藉著自己的幹練和學識，很快在男人主導的教育界闖出了一片天地。

身為兩個兒子的母親和學校的校長，何雲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安排得如同牆壁上的計畫表一樣精準。在身邊的大兒子已經結婚，小兒子何安雖在千里之外，但已是金領一族，何雲對此非常滿意。

2012年7月，何雲接到了何安的電話，放下電話之後她有些欣喜。自從小兒子大學畢業以後，一年中母子相聚的時間只有節假日那麼幾次，想著何安畢竟年紀也不小了，何雲好幾次想問問他的個人生活問題，但何安每次都推脫說工作繁忙。沒想到，這次小兒子居然要專程飛回貴州來參加同學的婚禮，儘管只有一天的時間，但看到何安有如此“覺悟”，何雲內心甚是高興，仿佛很快就能看到小兒子自己終身大事能解決了一樣。

“媽媽我給你講個事情。”赴宴之後何安回到家裡，知道何安第二天就要離開，以為是有什麼喜事的何雲趕忙拉著小兒子在沙發上坐了下來。

“說吧，媽媽聽著。”

“媽媽……我得告訴你，我是同性戀。”

這三個字如閃電撕裂了漆黑的夜空。

“你說什麼？！”何雲以為自己的孩子有點喝多了。

“媽媽，我說是同性戀，我喜歡的是男生。”

三個字擊打在何雲的腦海裡，前一秒還在漫在欣喜中的她，後一秒大腦已經完全空白。



## 我的孩子是同性戀

“媽，媽！”何安連聲叫了何雲好幾遍，何雲才緩過神來，腦子裡開始飛速地檢索一切自己所知的、與同性戀有關的內容，讀過的書、看過的報導，聽過的故事……可自己能聽到的所有的事情合在一起，也都不足以讓何雲現在的疑慮有半點緩解。

“同性戀是不能結婚的啊，也不會有自己的後代的啊。”所有的疑惑和不解都化為巨大的焦慮和不安，想到兒子不能和大多數人一樣有美滿的家庭，何雲越是往下想便愈加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。

“這些……這些都是天生的，不是後天能選擇的啊。”何安斷斷續續地開口，試圖安慰眼前不斷流淚的母親，卻發現對方早已不能聽進自己的話語。

眼前的一切讓何安放棄了向母親解釋的可能，他攬著生養了自己27年的母親，以不斷的哭泣聲為伴。

“你這樣我不會讓你出國了，你是同性戀，我的生活沒有希望了。”2016年的冬天，李冰在微信裡對讀大學的兒子發出了憤怒的回復。

兩個小時前，兒子王磊忽然用微信發來一長串文字，按照兒子的要求，李冰在電腦上檢索到一部叫《天佑鮑比》的電影，跳著把片子看完了，那些大段的對話對她來說太生澀，也太無趣，似乎裡面人物的結局也和自己八杆子打不著。

在此之前，王磊從小一直都是所有人口中的“別人家的孩子”，已經在985大學就讀的他，已經開始申請去國外留學的流程。儘管李冰和丈夫的收入都不高，但在兒子的成績能拿到一筆獎學金，二者相加，留學資金也就不成問題。

在李冰看完電影後，兒子又繼續發來了一篇很長的書信，她視力不太好，手機上的字太密集有點看不清，於是王磊又手動輸入了一遍：

“媽媽，當你看完這部電影的時候，我想你也猜到了我想說什麼了，是的，我跟電影裡的男孩子一樣，我喜歡的也是男生……

把一個秘密藏在心底20年太難過，上大學後，我知道我要為自己的將來做打算，想等我再大一些出國留學工作能獨立以後再告訴你們，可是天天守著這個秘密太煎熬了……

如果我的存在令你傷心難過，我會傷心，但請你試想一下我這20年經歷了什麼，我無法想像，對一個孩子來說，這個世界上有什麼比隱藏自己真實的本性20年更辛苦的事情。”

看完信的李冰，早已經忘了電影裡男主角墜橋的一幕，她開始擔心起兒子來。

“兒子你這個難道不是病嗎？”

“不是病。”

“不會改變了嗎？”

“沒有別的選擇。”

“你這樣讓我們做父母的怎麼辦，誰的父母都受不了。”

“為什麼會受不了？”

“我兒子這樣，我們一輩子都抬不起頭了，我們這裡沒這樣的。”

“所以我得有出息不是嗎？”

“你一輩子都不和女人結婚嗎？”

“不會。”

“我做夢也沒想到你會這樣。”這是李冰留下的最後一句話。

電影《天佑鮑比》劇照李冰在電腦上檢索到一部叫《天佑鮑比》的電影手機另一端的王磊陷入了深深的糾結，他是想把腿邁出去還是收回來呢？

在準備留學的過程中，他已經結識了不少同類，絕大部分人都是打算出國定居以後再出櫃，甚至乾脆遠走異國他鄉，再也不回頭。

“相比同性戀，我覺得他們更容易接受我是個不想和女生結婚的直男。而且，即使父母接受又如何，那些親戚才是主要矛盾，所以想要在爸媽身邊平靜生活？不存在的。”王磊對這一觀點深表認同。

更窘迫的問題也擺在王磊面前，僅靠獎學金而不依賴家庭的資產證明，他的留學之路恐怕是要無限期延後了，即便靠畢業後自己攢錢，“錢還沒攢夠，自己先攢都老了”。

王磊覺得自己承受不來，這不是王磊想看到的。

“好的媽咪，玩笑到此結束。”他前後思索了幾分鐘，把自己和同學編造好的截圖發了過去，內容是與同學的一段對話，對話裡，他把剛才與母親的對話解釋為“社會學調查”。

“寶貝你嚇死媽媽了，你今晚不和媽媽解釋清楚，我會去死！”

王磊用編造的理由迅速結束了對話，邁出櫃子的一條腿還是收了回來，這意味著，出國的事情暫時不用擔憂了。

吳昕形容自己，像過了煉獄般的一年。

整整一年，她都沒有和兒子聯繫，每當丈夫和兒子在電話裡聊得熱火朝天，她就把手扭到一邊或者乾脆離開。在此之前，吳昕也與自己的內心鬥爭過，但是她不斷地提醒自己不能退讓，然而她還能做什麼呢？

前幾次她的策略還很奏效，兒子一打電話回來，吳昕就發動攻勢：“你看別人家又生了個孩子，我們也不要你多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我們能當爺爺奶奶就行，早一點晚一點都可以。”她把語氣儘量放溫和，試圖用這樣的方式讓兒子把自己的“教導”聽進去。

沒過幾次，她和兒子的交流就變少了，而溝通的內容也變成了：什麼時候找女朋友？什麼時候結婚？

再過了不久，兒子乾脆不打電話回來了，吳昕也不再主動打過去。反倒是丈夫和兒子的溝通變得更多起來，父子二人在電話裡如兩兄弟一般談天說地，讓一旁的吳昕非常不自在。

“難受就難受吧，這由不得別人。”吳昕想，我怎麼都是兒子的母親，他早晚有一天要來找我的。籍由這一點，整個2012年，她都沒有再和兒子聯繫過，兩個人都在等待，等待對方誰先妥協。

2013年，母子之間的僵局還是被兒子小新打破了，那年夏天，小新給母親打了電話：“退休在家那麼久，我就請你出來旅遊一次吧。”吳昕有點拿不定主意，丈夫在一旁插話：“既然兒子邀請，就去吧。”吳昕並不知道接下來發生什麼，她還在盤算是不是要和兒子面談一下終身大事。

9月福州的熱浪還沒有褪去，小新

帶著吳昕先在城裡逛了逛，到了第二天，人頭攢動的酒店，讓吳昕以為是什麼傳銷組織來開會，等被兒子連哄帶騙地拉進會議室時，裡面已經塞滿了人。與會者清晰地分成兩類——家長和子女。這的確是場會議，確切的說，是一次關於同性戀的線下活動。

那次，小新也上臺發言了，自己15歲的時候就清楚了自己的性取向，之後也隱藏了15年才告訴父母。台下的吳昕第一次聽到，兒子竟然默默承受了多年的壓抑和不安。

懇談會結束以後，小新又把自己的男朋友小濤介紹給吳昕，吳昕還見到了自己的“親家”。小新坦言，自己和小濤已經相處多年，一直苦於沒有機會和家裡人交代，如今參加懇談會便是重病下猛藥了。

一個疑惑的解釋，又伴隨了另一個疑惑的誕生。吳昕在福建的旅行結束了，一路上她都在思索，別人的家庭都是和睦睦睦，自己的家庭卻為何要因自己的私念而承受痛苦？她不願繼續。

臨別前吳昕對兒子說：“無論如何，你都是我兒子。”

回到家，丈夫也在一邊擊鼓：“都出去玩和兒子見面了，還不開心，是有什麼事嗎？”之前整整一年，吳昕無數次想把兒子真實的一面告訴丈夫，卻又擔心兒子萬一反目了怎麼辦，但是丈夫主動開口，吳昕最終還是決定，把這一年多經歷的，一五一十告訴了丈夫。

丈夫覺得兒子的壓力，和自己常年在海外奔波的時候沒什麼兩樣。在和妻子半小時的交流之後，丈夫抄起電話：“兒子，我們接受你，只要你過得幸福、健康。”

作為父親，他還有些自責：“你應該早點告訴爸爸，好讓爸爸與你一起分擔。”

何安並不是一點沒有準備，在他走後，何雲發現了兒子留在茶几上的一疊讀物，一本《我的同志孩兒》，作者叫藕姨，年紀同何雲相仿，還有一本是《認識同志》，一份印刷精美的科普冊子。

何雲還是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，把兩本冊子讀完，然而更大的疑問又冒了出來：是不是自己的教育出了問題？兩個孩子為什麼一個早已成家生子，而另一個卻是同性戀？

這個倔強的女人一定要搞清楚。帶著職業的本能和好奇，何雲開始在網上搜索，尋找有關同性戀的資訊。

2012年11月11日，在貴陽市郊的一個公園裡，聚集了上百號形形色色青年男女，外人看來這是一次普通的光棍節聚會，但是“圈裡人”知道，這是貴陽當地同性戀社群組織的相親活動。

“我和你們不一樣，我是異性戀，但我也和你們一樣，因為我有一個兒子是同性戀。”何雲自我介紹說。

當何雲在網上檢索到貴陽本地就有同性戀社群的時候，便打定了主意，她想知道，真實的同性戀個體是什麼樣子，究竟是自己曾經瞭解到的“西方腐朽墮落的生活方式”，還是冊子上的“只是另一部分人的不同選擇”。

等何雲自我介紹完畢，這場以同性相親為主題的聚會就沉寂下來，爆發發出持久的掌聲。很快有幾個年輕人主動和

何雲交流起來，“雲媽媽”的稱呼傳開了——原來有家長可以接納自己同性戀子女。

何雲業已明白，同性戀只是恒古不變沉睡在歷史河床裡的一顆鵝卵石，然而這顆鵝卵石也有不為人知的一面——在學校，要拼命掩飾，不然就會遭到欺凌；到了職場，對感情生活更是諱莫如深；最困難的還是家庭，面對成家的催促，大部分同性戀者都會隱瞞身份和異性結婚，謊言帶來的，只有更多的痛苦。

何雲永遠也不會忘記離開聚會時，那一雙雙哭紅的眼睛，他們都和自己兒子差不多，甚至還要年輕，卻在生活面前不得不背負著各種壓力。

回到家裡，何雲認真思索，才明白那些孩子們的遭遇，27歲的何安也經歷過，自己作為一個母親難道就束手無策？

何雲想通了，這才有了文章開頭那通電話：“你應該早點告訴媽媽，這樣你就可以少糾結、少痛苦那麼多年。”

對於電話那頭的還在激動得稀裡糊塗的何安來說，懸在半空的內心終於落了下來。

何雲又想到那些在聚會上的青年人，那一雙雙不安而充滿期望的眼神，他們該怎麼辦？

2013年，何雲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，她召集了貴州當地的同志父母，希望能一起幫助還在困頓和掙扎中的家庭，認識和接納自己的同性戀子女。

一開始，何雲還是有些害怕，畢竟身為教育工作者30多年，走在大街上都會被人認出。

但家人的支持讓她重新振作了起來。何雲的妹妹對她說，“正是因為同性戀還沒有被瞭解，才給無數家庭和個人帶來無盡的痛苦，多一份理解也就意味著少一份悲劇。”

很快，越來越多的父母加入到她的隊伍裡來，這其中就包括吳昕和她丈夫。每次分享，吳昕都會把她一年多和兒子抗爭的歷程娓娓道來，自從她和丈夫接受了小新和小濤之後，兩個家庭也變得更加親密，用吳昕自己的話說，“我們家的紅火，一點不輸給其他異性戀家庭”。

周麗在經過各種折騰之後，依然沒有懷孕。在一次分享會上，周麗一邊抹去眼角的淚水一邊說：“我只是擔心，他以後一個人，又沒有孩子，老了以後誰來照顧他？”一旁懂事的小瓏不停地安慰媽媽。

周麗在現實生活裡就有朋友是同性戀，在得知兒子小瓏是同性戀以後，周麗很沮喪。她並不要求兒子一定要生孩子，也不怪兒子，但一次次懷孕失敗，讓她陷入對小瓏今後生活的擔憂中。

小瓏那天確實是帶著自己的男友回家，在跟母親承認自己是同性戀後，並沒有引發母子之間的爭吵。但他偶然得知，母親竟然因為自己，想嘗試再生一個弟弟或者妹妹的時候，還是被刺痛了——他本以為母親沒有反對就意味著接受了自己，卻不知道背後母親所做的犧牲。

仔細思索了一番，他開始上網搜索“同志母親”，很快的，他搜到了何雲。

聽完了何雲和吳昕的故事，周麗才意識到，曾經她也有過這樣或者那樣的擔心，那些別人家家庭起起落落，都不如自己家庭和和睦睦，畢竟孩子是自己的。她現在期望的，就是兒子能有一個可以相互扶持的伴侶。

2015年6月，吳昕的兒子小新和伴侶小濤在美國辦理了結婚手續，兩人把結婚證書用相框裝裱起來，掛在他倆在上海一起購置的新房裡。吳昕想的，是兩人能努力工作，爭取合法代孕有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孩子。

而直到今年，王磊依舊只能靜靜地等待，出國的手續還沒有辦好，他什麼都不能說，只能等待獨自踏上異鄉以後，再開始新的生活。這條路，並不好走。

# AFA 貨運服務

服務網遍佈全球, 全美各州均可收貨及配送

每週有固定航次往返台灣、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泰國、越南等各大城市

## 服務項目

- ◆ 進、出口貨物的整套運輸安排
- ◆ 留學生、私人行李運送, 國際搬家
- ◆ 陸、海、空, 複合式運輸
- ◆ 提供貨物倉儲、報關、清關及配送服務

需要運貨到  
其他國家?  
歡迎來電與  
我們聯絡

Tel: 636-489-2188

e-mail:

afainternational@charter.net



## 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, 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二十四版週週上網, 廣告效應無遠弗屆, 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, 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: [StLouisChineseJournal.com](http://StLouisChineseJournal.com)

電話: 314-991-3747 傳真: 314-991-2554 e-mail: [slcj@sprintmail.com](mailto:slcj@sprintmail.com)